

老子有限政府思想试探

周生春¹, 戴治勇²

(1. 浙江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27; 2. 浙江大学 经济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27)

[摘要] 西方有限政府理论主张以宪政制度来规定政府权力的作用范围和具体运作程序, 从而保证政治权力之合法性及其与社会的合理互动。但老子的有限政府思想在理论出发点和实现保障上与西方有限政府有着根本的区别。老子倡导的是“有”与“无”对立统一的自然之道, 而非“无为政治”, “安平太”构成了其价值取向和政治理想。从上述政治观出发, 老子主张建立一种遵循自然之道和守无、柔弱、知止诸原则的有限政府, 这在政府的职责、权能、组织形式、领导者素质和管理行为等方面均有所表现, 这是一种高效、有限的政府。

[关键词] 老子; 道; 有限政府

[中图分类号] B223.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942X(2006)03-0131-07

在中国传统的治道中, 老子的思想与社会发展的潮流符合若契,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对公众具有广泛深入的影响。前人虽已对老子的政治思想作过广泛、深入和系统的研究, 但对其有限政府思想作深入、系统探讨的可谓绝无仅有, 故有深入发掘和系统梳理之必要。

需要指出的是, 本文所讨论的老子的有限政府思想有别于西方的有限政府理论。西方关于政府权力应当受到制约的观点, 最早是由自由主义的鼻祖洛克提出的。洛克的有限政府理论是在限制政府权力范围、保护公民个人自由的意义上提出来的, 是指权力受到严格限制的政府; 它“实际上是一种试图协调个人权利与政府权力的关系, 在公民个人的适当自由和政府权力的适当范围之间寻求平衡的政府理论”^{[1][2]}。进入19世纪以后, 自然权利论为个人利益的功利学说所替代, 以边沁为代表的功利主义者认为, 社会和政府的一切行为均要以是否有助于促进社会的最大利益为宗旨。功利原理既强调个人至上性, 又从经济角度分析政府干预带来的弊端, 说明限制政府权力之必要性, 从而成为有限政府论的另一理论依据。20世纪以来, 以哈耶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更将个人权利的优先地位推至极端。哈耶克极力反对凯恩斯主义强调国家干预和扩大国家权限的学说, 认为人的知识是有限的, 政府权力只有在维持自发秩序的限度内才能获得合法性。哈耶克从他的知识论出发, 为有限政府的必要性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纵观西方有限政府理论发展的历史, 我们不难发现, 尽管存在着派别上的分别, 但它的核心内容均以宪政制度来规定政府权力的作用范围和具体运作程序, 从而保证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及其与社会的合理互动。

与西方有限政府理论不同的是, 老子的“有限政府”既非以保护个人自由权利为其理论出发点, 也非以宪政作为其实现之保障; 而是以注重无、弱和知止的道为其理论的出发点, 以遵奉道的圣人作为实现其“有限政府”的保证, 因而与理论界通常所用的“有限政府”概念存在一定区别。它更多

[收稿日期] 2005-09-13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作者简介] 1. 周生春(1947-), 男, 江苏苏州人,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府管理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经济史、中外行政管理理论与体制研究; 2. 戴治勇(1977-), 男, 重庆人,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新政治经济学研究。

的是指一种权能有限、结构简单但又“无不为”的有效政府及其组织形式。

老子有限政府思想集中体现在《老子》五千言中。《老子》一书在其两千多年的流传过程中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版本系统,对其思想体系也因此存在种种不同的诠释。笔者在此以影响最大的通行本《老子》^[2]为文本,从以往的研究成果^[3-4]出发,来分析老子的有限政府思想。

—

老子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和本质。老子指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2]5}“一”即无形、无声、无迹的“无”、“无名”、“朴”和“小”,是感官无法感知、言语不能描述的实体。“二”、“三”即“有”和“有名”。“无名”和“有名”是道的两种表现形态和存在形式,构成了宇宙万物本质的两个不同的方面。“道常无名”^{[2]5}，“无名”是道的常态,是万物的本始和归宿;“有名”则是道的动态表现形式。“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均从“无”到“有”,由“小”至“大”^{[2]5}。“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2]3}，“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2]2},又从“有”到“无”。所以老子认为:“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2]5}道使万物从“无”到“有”,又从“有”返回“无”。在这种运动中,道通过“弱”也就是支持弱小、削弱强大发挥作用。

从上述道论出发,老子认为:人和宇宙万物无一不源自道、蕴含道的本质,均依道而行,与道同在。这一结论适合任何领域,包括政治领域。老子指出:“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四者的关系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王”应效法“地”、“天”、“道”和“自然”^{[2]3}。老子又指出:“从事于道者:道者同于道……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2]3}据此可知,效法、奉行自然之道即同于道,这是老子政治观的核心和最高原则。

老子倡导的是效法、奉行自然之道,而非人们所常说的“无为之政治哲学”或“无为政治”^{[5]174 [6]119}。在老子哲学中,宇宙万物的本体是道而非“无”和“无名”。“无”、“无名”和“有”、“有名”是道的两种表现形态和存在形式。“无为”只构成诸“无”之一,是同于道者所应采取的众多原则之一。同于道者不仅应“无为”,更应“无欲”、“无私”、“无身”^{[2]1-2};不仅应“无为”,还应“有欲”和有所“为”,如“为而不恃”、“为而不争”、“为之下”和“为道”,等等。“无为”在老子哲学中并不具有非常高的地位,在其政治思想中亦非至高无上。老子认为:“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2]5},政府是“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的产物^{[2]3}。政治和政府源于道又蕴含道的本质,其产生和发展遵循着“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的道理。所以为政必须同于道,即认识到“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2]2},均将回归于“无”,以及“柔弱胜刚强”^{[2]4}、“知止不殆,可以长久”之理^{[2]5},从而奉行守无、柔弱和知止的原则。在老子的思想中,“无为”仅为同于道所应遵循的诸原则之一。为政的目的是为了同于道,无为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之一。因此,老子主张的是遵奉自然之道,即同于道,而非“无为政治”。

老子的政治观有其独特的价值取向。老子认为,道存在于作为政治主体的人的秉性之中。百姓构成了政治人的最主要部分,所以理想的统治者即“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2]6},将百姓之所想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天道无亲,常与善人”^{[2]8},即与善人同在。所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2]3};并将“慈”置于政治上的“三宝”之首^{[2]8}。百姓的价值取向和统治者的“慈”具体表现为:“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太”^{[2]4};使人们“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2]8}。在老子眼中,“安平太”是百姓和圣人的价值取向,是人们追求的政治理想,也是同于道的具体体现。

老子指出,为同于道,实现“安平太”的政治理想,必须依靠足以“损有余而补不足”的“有道者”,即“圣人”^{[2]8}。这样的人“无欲”、“无私”、“无身”,“贵以身为天下”,“爱以身为天下”,故可将天下寄

托给他^{[2]2}。圣人以身作则,遵循守无、柔弱和知止的原则,“大制不割”^{[2]3}、“不以智治国”^{[2]7}、“以百姓心为心”^{[2]6}、“歛歛,为天下浑其心”^{[2]6}、“以无事取天下”^{[2]6}、“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2]8},将使天下均进至“安平太”的境界。

从上述政治观出发,老子主张建立一个遵循自然之道的有限政府。遵循自然之道是指政府应效法自然,同于道,建立在道的基础上。有限政府系指政府应守无、柔弱和知止。守无就是保持“无名”这一道的常态。老子说:“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2]4}又说“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2]5},主张“见素抱朴”,“圣人抱一为天下式”^{[2]2}。守无即是抱守“无名”、“朴”和“一”这一宇宙万物的本始和归宿;柔弱就是遵循“弱者道之用”的道理^{[2]5},以“柔弱胜刚强”^{[2]8},即“守弱曰强”;知止则是奉行“反者道之动”^{[2]5}、“知止不殆,可以长久”^{[2]4}之理,以减缓“有”向“无”回归的速度,从而达到尽量延长自身寿命的目的。

二

老子将所有的政府分作四类:“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2]2}上述“贵言”而百姓仅知其存在,并使其感到“功成事遂”乃出于“自然”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也就是效法自然的无为有限政府。

这种政府的职责在于顺乎自然,依道行事,维护此道,亦即同于道。老子指出:“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道、德之尊贵,系“莫之命而常自然”^{[2]6}。万物如此,“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的政府亦复如此^{[2]3}。“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2]1}

顺乎自然,依道行事,即是“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2]8}。这一方面是指政府必须守无,即无为、不言、不有、不恃、不宰、不辞、不居和不敢为,做到“大制不割”^{[2]3};另一方面则是指政府应通过柔弱、知止的方式“以辅万物之自然”,佐助和维持自然之道的“大制”。这意味着政府不仅应认识到“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道理^{[2]6},将礼视为“忠信之薄,而乱之首”^{[2]4},通过“去甚、去奢、去泰”以维护“大制”^{[2]3},而且应在“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后,“夫亦将知止”^{[2]4}。据此可知,无论从涉及的范围还是卷入深度来说,这都是一种职责有限的政府。

就权能而言,老子说“我无欲”,又说“圣人欲不欲”,认为政府应以“无欲”自制,而追求“不欲”^{[2]7}。从这一点出发,老子强调“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2]6};主张在上者应“无为”、“无执”、“无以生为”^{[2]7-8},并且“为无为,事无事”^{[2]7}。由于“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法令滋彰,盗贼多有”^{[2]6},又由于“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2]8},因此政府“无欲”、“无为”的结果必然是“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从而得以消灭“民之饥”、“民难治”和“轻死”的现象^{[2]6-8}。对百姓来说,政府“无欲”、“无为”和“以百姓心为心”,即意味着解除加诸百姓身上的种种束缚,听民自主,任其自为,使其得以“自化”、“自正”、“自富”和“自朴”,以至于“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2]2}。这样的政府一切视民心为转移,深受民意的限制,而没有自己的独立意向。在行动上,它无执,听任人民自主、自为而从不横加干涉;在制度上,它通过“为无为”,即“去甚、去奢、去泰”和“知止”的途径创建、维护良好的制度环境,使人民得以功成事遂。它不但税入有限,而且影响微弱,仅仅“下知有之”而已^{[2]2}。可见,这是一种权能十分有限的政府。

就组织而论,老子主张“小国、寡民”式的国家^{[2]8},推崇“下知有之”、似无犹存的政府^{[2]2}。这样的政府必然是组织精简,规模和人员有限的政府。

就领导者而言,老子认为,在上者应有道、德,能奉行和维护自然之道。老子指出:“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2]4}强调“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2]6}。老子又指出:“孔德之容,惟道是从。”^{[2]3}“道生之,德畜之……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2]6}在上之人“有德司契,无德司彻”。圣人乃有德者,“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2]8}。德乃是道的具体化和奉行道之所得,在上位者应系抱守大道,以道建树其德之人。由于用道“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2]6},在上者方能做到“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以至于“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子孙以祭祀不辍”^{[2]6}。

欲成为有道、德之人,首先应认识和把握道。老子指出:“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2]1}主张通过“有欲”以把握“有名”之道,通过“无欲”以把握“无名”之道。人皆有欲,所以前者易行,后者则难以实现。老子说:“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常使民无知、无欲。”^{[2]1}可见“无欲”即“虚其心”。而欲把握“无名”之道,就必须“致虚,极;守静,笃”。老子认为:“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达到虚、静即可认识万物之“根”和“复命”之“常”。“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2]2},即可进入“无名”,把握“无名”之道。

在认识和把握道之后,即应复守和奉行道。老子说:“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2]6}这主要表现为守无、柔弱和知止。所以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2]6}他又指出:“见小曰明,守柔曰强。用其光,复归其明,无遗身殃,是为习常。”^{[2]6}并认为“从事于道者: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2]3}。持守、奉行道者即与道及其具体化的德同在,因而具备种种德。

有道之人具有诸种美德。有道者无欲,所以能“无私”、“无恒心”;无欲,所以能“以百姓心为心”^{[2]6}、“少私寡欲”;柔弱,“知止”和“知足”^{[2]4};无私、少私和以百姓之心为心即能“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具备守无、柔弱和知止诸美德^{[2]1}。具体来说,即能“无身”^{[2]2}、“外其身”^{[2]1}、“无以生为”^{[2]8}、“不贵难得之货”^{[2]1}、“不欲见贤”^{[2]8}、“无为而无以为”^{[2]4}、“无执”^{[2]7}、“清静”、“好静”、“无事”^{[2]6}和“守其黑”^{[2]3};甘心“守其雌”、“守其辱”^{[2]3}、“慈”、“不敢为天下先”、“不争”^{[2]8}、“以言下之”、“为之下”^{[2]8}、“后其身”^{[2]1},乃至“受国之垢”、“受国不祥”^{[2]8};足以“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功成而不处”^{[2]6}、“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2]3}、“不自贵”^{[2]8}、“俭”^{[2]8}、“嗇”^{[2]7}、“贵言”^{[2]2}、“不轻诺”^{[2]7}、“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2]7}。具备上述道、德的人,其思想、言行都达到了守无、柔弱和知止的境地,因而极大地限制了自身的欲望和言行。在这样的人领导下的政府,必然从价值取向、指导思想到职权、体制乃至具体的管理行为各方面都堪称“有限”的政府。

三

再就管理行为而论,老子既然将同于道作为其政治思想的至高无上的原则,以“安平太”为其具体的政治理想,那么其管理即以同于道为宗旨,以“安平太”为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老子认为管理者必须同于道,具有守无、柔弱、知止的素质,其所作所为则应遵循守无、柔弱和知止的原则,亦即同于德。领导素质前已论及,此不赘述。以下仅从管理行为出发,来探讨政府的管理。

首先,就守无而言,老子主张“圣人抱一为天下式”,将“一”(即“无名”和“朴”)视为治理天下的准则^{[2]3}。执一、守朴即应无欲、无知、不言和无为。无欲即能把握“无名”。无知即“不以智治国”,“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所以“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2]7},而“绝圣弃智,民利百倍”^{[2]2}、“守其黑……复归于无极”^{[2]3},无知将使民复归于道,而有利于民。不言即圣人“行不言之教”^{[2]1}。

“我无为,而民自化”^{[2]6},若“化而欲作”,欲有所为,“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其“亦将无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2]4}。无欲、无知、不言和无为能使民返朴归一,所以老子认为“其政闷闷,其民淳淳”^{[2]7}。因此,治国应“欲不欲”,“学不学”,将“希言”视为“自然”^{[2]3},“为无为,事无事”^{[2]7},通过在上者的“无为”、“好静”、“无事”、“无欲”和“希言”,使人民“自化”、“自正”、“自富”和“自朴”^{[2]6},这就是“以正治国”。具体来说,“圣人之治”就是通过“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以及“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的途径,“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从而达到“无不治”的境界^{[2]1}。守无将使天下自定,万物自宾,人民自化、自正、自富、自朴、不争、不为盗和心不乱,亦即同于道,从而达到天下大治,实现“安平太”的目标。遵循守无原则进行管理的政府,就是无欲、无知、不言和无为的政府。

其次,就柔弱而言,老子说:“守其雌,为天下谿;为天下谿,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2]3}。又说:“见小曰明,守柔曰强”,“善用人者为之下”^{[2]6},“是谓配天,古之极”^{[2]8}。老子认为,柔弱即有德,即可返朴和顺应天道,就能同于道。所以老子将柔弱奉为立国治民的圭臬。如老子指出:“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即将“慈”和“不敢为天下先”视为立国君民不可或缺的至宝^{[2]7}。又如他认为,对人民应“以言下之”,“以身后之”,唯有如此,方能“上民”、“先民”,而“天下莫能与之争”^{[2]7}。再如在处理各利益集团和国际关系时,老子将“柔弱胜刚强”视为“不可以示人”的“国之利器”,主张“将欲歛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2]4},强调大国、小国“各得其所”,大者宜为下^{[2]7}。又如在处事时,老子主张:“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即“为之于未乱,治之于未乱”。由于“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2]7}。上述遵循柔弱的原则,以柔慈、处下、务小、为易、知朴、用弱治理国家的政府,即是所作所为堪称柔弱的有限政府。

最后,就知止而论,老子认为,在万物由无至有,从小到大,又从有返无的过程中,“知足之足,常足矣”,可使人无欲、寡欲而同于道^{[2]5}。老子指出:“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2]6}又说:“俭,故能广”^{[2]8},“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2]4}。若能运用这一原则,“治大国若烹小鲜”,即可“德交归焉”^{[2]7}。可知在这一过程中,知止足以使奉行该原则者德泽深厚广大。老子又指出:“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如此固“可以长久”^{[2]4-5}。在上者如能据此原则治理人民,“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夫唯不厌,是以不厌”,即不会危害自身^{[2]8}。若能“不以兵强天下”,“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强”,做到“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勿强”,就能避免“不道早已”的结局^{[2]4}。可见,在从无到有、由有至无的过程中,知止还能延缓发展的进程,使奉行者得以长治久安。老子又将上述原则称作“啬”,认为“治人事天,莫若啬”。“啬”即“早服”,亦即“重积德”。他说:“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如此,统治者只要奉行“啬”这一原则,即可“深根固柢”,积德深厚,“长生久视”,有国“长久”^{[2]7}。按照以上原则处理国家事务的政府,其行为无疑是十分克制、很有分寸的。

值得注意的是,老子主张守无、柔弱和知止固然是为了实现同于道之宗旨,达到天下“安平太”的目标,同时也是为了自身的“安平太”,即长治久安。老子指出:“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复守其母,没身不殆。”^{[2]6}他认为,万物皆从无到有,又由有回归无。返回无即回归虚、静,亦即常。圣人应“致虚,极”,“守静,笃”。如书中云:“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2]2}按其所言,守无的目的是为了同于道,同于道则长“久”和“不殆”。“久”与“不殆”构成了守无的终极结果和价值取向。老子复云:“见小曰明,守柔曰强。用其光,复归其明,无遗身殃,是为习常。”^{[2]6}如此则又将“无遗身殃”视为柔弱的结果和价值取向。老子又曰:“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认为“啬”最终可以有国长久,“果而勿强”可以避免“不道早已”的下场^{[2]5-6},并将“不殆”、“长久”作为知止的终极后果和价值取向。这都说明守无、柔弱、知止的目的亦在于统治者自身的长治久安。但

不管是为了天下还是为了自身的“安平太”,从政府管理的角度来看,奉行守无、柔弱、知止原则的政府都应归入有限政府之列。

必须指出的是,这样的有限政府是效率极高而非低效运作的政府。老子主张“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其结果是“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2]7}。从只做小事却能成就大事,只做易事却能完成难事的角度分析,这样的政府必定是很有效率的政府。老子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侯王若能“镇之以无名之朴”,万物将“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2]4,6}。老子又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2]4}，“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2]4,6}。按其所云,这样的政府守朴、无欲、不德、静、无为和无事,在管理活动中的投入可以说为零,却能使万物自化,天下自定,人民自正、自富和自朴,以至“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2]2},并能使自身有德,达到“无不为”,即收益无穷大的境地。

显而易见,从投入、产出的角度分析,老子所说的有限政府又是效率极高的政府。对于正在进行治道变革,提倡小政府和政府高效的中国来说,老子的高效、有限政府理论很有深入研究与参考的价值。

[参 考 文 献]

- [1] 钱振明. 有限政府及其理论:研究之现状与问题[J].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 (4): 20 - 23.
- [2] 老子. 二十二子老子[Z].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 [3] 周生春. 帛书《老子》道论试探[J]. 哲学研究, 1992, (6): 36 - 43.
- [4] 周生春. 《老子》注释[M]. 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 1997.
- [5] 萧公权. 中国政治思想史[M]. 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 1985.
- [6] 刘泽华.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M]. 北京:三联书店, 1987.

On Lao Tzu's Thought of Limited Government

ZHOU Sheng-chun¹, DAI Zhi-yong²

(1.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 China;

2. College of Economic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 China)

Abstract: The Western theory of limited government argues that the affecting range and functioning procedure of the government's power should be limited by constitution, so that legitimacy of power and its rational interaction with society can be guaranteed. In this paper Lao Tzu's thought of limited government will be discussed, and it is argued that there are fundamental differences between Lao Tzu's thought and the Western one in terms of theoretical starting points and functioning conditions.

People often interpreted Lao Tzu's political philosophy as the philosophy of doing nothing political or no action governance. Actually, this is a misinterpretation. In Lao Tzu's philosophy, the origin and nature of all things is not non-being but the Tao; being and non-being are two action modalities of Tao. According to Lao Tzu, everything originates from Tao, carries with it the nature of Tao, and has to follow the rules of the Tao, and thereof, coexists with Tao.

There are four fundamental power relationships in nature in which the human is governed by the earth, the earth by the heaven, the heaven by the Tao and Tao, the nature. In this sense,

following the way of nature is the highest principle of the behavior of everything, including the government's administrative behavior. Hence, the core of Lao Tzu's political thought is following the way of nature and the Tao. In Lao Tzu's opinion, the Tao exists in the nature of man. Since the people are the primary political personalities, the ideal ruler should be one that does not have his own will but that his will stems from the people. Kindness is the crown jewel of the three political treasures (prudence, thrift, not to be the number one). The expression of kindness is Rule and order, admired and respected by all; with all the admiration and respect, no efforts are made to harm the masses; no harm done to the masses, tranquility and peace can be achieved. In this tranquility, people can take pleasure of the flavor of their own choices of food, appreciate the beauty of their own choices of clothing, enjoy the comfort of their own choices of residence, and be happy with their own custom. In Lao Tzu's mind, tranquility and peace are the political ideal of the people, and it is an expression of the Tao.

Based on this political view, Lao Tzu advocate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government that is limited in size and scope, and follows the way of the nature. He categorized governments into four types: the best government, for which people barely know of its existence; the next best, people feel its closeness and say praises of it; the third type, feared by the people; and the fourth type, it enslaves the people. The best type of government can get things done while people all feel that it is out of their volition. It should keep small, take no action (or only act spontaneously when necessary), be weak and know where and when to stop to allow for the natural course of all things to happen. This kind of government is content with thrift, no desires, does not set up moral standards, tranquil and have no chores. Its input into management and governing activities can be zero. Nonetheless, it can allow the people to adjust themselves, the world be ordered, people be righteous, prosperous and thrifty. In this sense, it is a highly efficient and limited government.

Key words: Lao Tzu; Tao; limited government

关于本刊加入中文电子期刊数据库的声明

为适应我国信息化建设,扩大本刊及作者知识信息交流的渠道,《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已加入以下中文电子期刊数据库: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JFD,访问地址为:<http://www.cnki.net>)、万方数字化期刊全文数据库(访问地址为:<http://www.wanfangdata.com.cn>)、我国台湾地区中文电子期刊服务——思博网(CEPS,目前台湾地区最大的期刊全文数据库,访问地址为:<http://www.ceps.com.tw>)、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重庆维普,访问地址为:<http://www.cqvip.com>)。自此,读者可以通过其网址检索本刊于收录当年起各期的全文,还可以回溯检索历年所发论文的全文。

凡向本刊投稿者,均视为其文稿刊登后可供以上数据库收录、转载并上网发行;作者文章著作权使用费与稿酬一次付清,本刊不再另付其他报酬。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收录,请在来稿时向本刊说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请各位继续支持本刊,谢谢!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编辑部